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南省講三傳十事

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脩考試禮部旣貢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即此十事見公墓誌

左傳三事

供養三德爲善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公羊三事

定何以無正月　大夫無遂事

初稅畝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季月何以爲正　曾作丘甲

魯猶三望

問供養三德爲善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説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孫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因君子之所不取矣左傳閔公二年云成季之將生也威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又昭公五年昭子即位欲殺孫牛孫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闕之外初孫牛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雖然南蒯之説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辭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

之長也夫以中和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人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叄成可筮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叄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

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正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杜預注陳侯之筮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敎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問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

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文中子述史篇曰[illegible]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

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語見史記屈原傳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説而小雅之道備矣

問君子能補過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左傳昭公七年云孟僖子將死語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見史記孔子世家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世家云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王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又云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止況夫三家之閒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父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杜預解藏於宋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在魯也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小必往師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

齊人畏其霸世家云孔子攝魯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沮之沮之於是遺魯以女樂季子受之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士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敬叔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君盍以乘資之曰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孺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洪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諸本皆作懿子學乎仲尼以家語考之懿子雖學乎仲尼至請於魯君之說實出敬叔恐傳寫之誤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士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可嗟而稱之以爲

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掩其無過之為能而掩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公羊三事

問定何以無正月

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公羊傳隱公五年春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

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公羊傳文公九年云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三年書曰王正月晉人執宋幾仲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經書僖公薨于小寢宣公成公薨于路寢定公薨于高寢先君如此可見文成襄哀之得其正）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經於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以其攝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威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羽父弑隱公而立威公彭生戕威公而立莊公莊公雖薨于路寢子般為圉人犖所賊而立閔公閔公為卜齮所賊而立僖公以至宣公之立由文公之薨于臺下昭公之立由襄公之薨于楚宮凡此皆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得備卽位之礼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

莊公之父威公薨于齊定公之父昭公薨于乾侯故云在外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

定公也定公先君昭公薨于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至明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故云在外踰年而後至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未嘗有踰年而

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

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昭公十二月薨

至六月戊辰定公方即位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

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

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定哀多微辭公羊傳云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則未知已之

有罪焉爾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

正故諱為微辭何休公羊解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

國當絕定公不得繼体奉正故諱爲微時使昔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正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穀梁傳云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

問大夫無遂事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國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聚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事見公羊傳莊公二十年何休解云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事矯君命而与之盟除国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録之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事見公羊傳閔公三十年何休解云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識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識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黯傳云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上

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万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陳湯發兵以誅郅支湯傳云湯与甘延壽發兵攻郅支單于乃上蹠自劾矯制陳言兵狀若此者專之可也

問初稅畝

古者公田曰藉藉者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出穀梁傳宣公十五年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用足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自宣公而下皆何休之訛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尒譏始履畝而稅也大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

海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休解云言宣公於此天災餓後能改過變寤明矣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无災故君予深嘻焉而僥幸之）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衮公十有三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書躋僖公（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注云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疾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後又書從祀先公（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注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穀梁四事

問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鉦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猶曰侵精曰伐公羊傳莊公十年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穀梁隱公五年因宋人伐鄭圍長葛故有此說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威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左傳僖公四年經書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傳言責楚包茅不貢是奉辭以伐罪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見周禮夏官司馬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此語見何休公羊傳注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

況芭人民毆牛馬哉威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左傳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經止書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陽樊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成公三年晉叔孫僑如圍棘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觀此則陽樊汶陽前後不同今諸本皆作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傳寫人誤疑愍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問雩月何以爲正

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

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遜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遜哉穀梁傳云定公元年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遜也請道去遜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

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

曰惟昭公之末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公羊傳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休注云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問魯作丘甲

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關用及其衰也諸侯淫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

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穀梁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杜預解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四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左傳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杜預云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

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類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閏魯猶三望

先儒論書猶之義可以已也公羊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此事書於春秋宣公八年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僖公三十一年經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

區焉掇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僴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之於周也故周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見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此說見穀梁傳僖公三十一年）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公羊傳曰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

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樂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為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進論（此係應制科時所上進卷）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

相撥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全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内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

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謹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萇洪之徒而後明於禮樂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洪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与周之所以王也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曉而後知

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閒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家語在厄篇云楚昭王聘孔子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使兵徒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乃召子路而問焉子路慍至作色而對又問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家語弟子解云子路仕衛為大夫遇蒯聵与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而不能不怛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又曰其形似箕而磬折百拜以爲禮磬折謂屈身如磬之曲折言其拔也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遜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

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

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遍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邪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

中而歸于中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故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因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合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

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公羊傳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

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夫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㦸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竪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後漢

竇武傳靈帝時武秉政太傅陳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㦸帝以來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遂与武定計誅之武奏收節等謀泄其黨王甫頒兵千餘与武對陳武軍稍稍歸甫武走諸軍追

（國之乃自殺梟首洛陽都亭何進傳獻帝時進錄尚書事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袁紹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以脅太后進遂召董卓等屯關中進久不決其謀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乃率常侍段珪數十人伏兵省中矯詔召進入坐省閣於是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袁紹聞亂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漢室亦自此亡矣）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唐史宦官傳肅宗時李輔國用事及立代宗以定策功愈跋扈程元振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其後廢立多出於劉存亮仇士良王守澄之徒而楊復恭至自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文宗始倚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而死宦官益橫帝愈憤恥乃与李訓鄭注定計誅之因令仇士良魚弘志等往觀甘露欲伏兵殺之會風動幕開見執兵者士良等因劫帝殺訓注而王涯賈餗之流皆死昭宗時韓全誨与崔昌遐爭權昌遐乃召朱全忠入誅宦官韓全誨等皆死又誅八百人於內侍省哀号之声聞于路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方其

未去是纍然者變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士天下悲之以爲不幸何竇賛去事敗閹孺身死功類爲世所悲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亦將何以居之故曰以觳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

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孫子軍爭篇夫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孫子九地篇夫吳人与越人相遇也當其同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敵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如竇武諸軍多陳王甫之類）若

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過矣君子小人雖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梅福傳云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昔漢高之士以天下屬平勃（高帝紀上疾呂后問曰陛下百

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

高后紀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乃立兄子呂台産祿台子通四人為王且下詔廢少帝殺立常山王其餘趙于姤意之流若彼宮

平日縱酒一旦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

陸賈傳賈謂陳平曰足下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〻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卒誅呂氏立孝文

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進論

秦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罔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

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帝王世紀曰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字源曰高陽作科斗書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小篆者秦相李斯所作又云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邈字元岑始爲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

書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難成書乃用隸書爲隸人佐書故曰隸其後日以變章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後漢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木膚麻頭及幣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用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而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

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叔孫通傳云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意矣周昌傳云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上欣然而笑即罷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

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盡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祗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之者歟國語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皆出奔乃立奚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而輔之里克又殺卓子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郄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高帝九年封如意爲趙王王趙國其爲計不已疎乎或

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留侯傳云上既見四人從太子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自為楚歌戚夫人欷歔流涕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區區猶欲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后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周昌傳云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乃用趙堯計拜昌為趙相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太后怒召昌至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至復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鴆殺之古

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惟見天下之利而為之惟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果不聽遂起師）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國語齊鮑叔說威公請管仲於魯威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威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管仲以予齊使）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上策（黥布傳云薛公既畫三計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及布出兵果如薛公揣之）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謂袁紹袁術董卓呂布也）爭爲強暴而孫權劉

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三國志劉曄傳太祖征張魯既至漢中乏食欲還曄進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祖遂還故終太祖之世竟不伐蜀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三國志蜀

先主傳云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先主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曹公引歸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孫子軍爭篇曰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時魏武新破荊州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三山林之奇解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曰東坡伊尹論蓋本諸此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遜天下與遜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

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冐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也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將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也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歸之然且辭以不德高紀五年追斬項羽楚地

悉定於是諸侯王韓信等請上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德施四海居帝位甚宜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張耳陳餘傳云陳涉至陳豪桀說涉爲王涉以問兩人皆以爲不可聽不聽遂立爲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已崇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緜詩注云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頒白不提挈入具朝士讓爲大夫大夫遜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遜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又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

生之道講廣德而天業大其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敬仲元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常與監止相簡公欲去監止遂後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

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進論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

人而爲軍夏官司馬太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萬之有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惟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惟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此歷法也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

多爲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士泰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孔明傳云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孔明雖數出兵與魏角更勝迭負卒無大功至駐軍渭上司馬仲達相持之久未及決戰孔明已死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國子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國語管仲謂威公曰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乃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令之

所引即內政也詳見管子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左傳威公五年周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大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又昭公二十年宋公誅逐華貙對公子朝救宋与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注太鄭翩華氏黨鵝鸛皆陣名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

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事見國語第十九卷）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勢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

說利雖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惟能勇惟天下之至信惟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心閑而無事是以

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則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此語見孫子始計篇）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

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武爲吳王闔廬將）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於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謀攻篇云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愚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

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是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帝紀太明皇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遂陷兩京自肅宗復兩京肅宗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俶与郭子儀復京師十月壬子復東京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唐藩鎮傳六安史乱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德宗收洛陽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田悅傳太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荅遂合謀同叛詔命馬燧李芃李晟等討之燧与晟夾攻悅於亘水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奔羅其將李長春拒閉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師頻兵不進明日悅得入乃

立軍門流弟与將士約爲兄弟而李再春及其子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懋等受之悅自視兵械之衆單耗懼不知所出舊將邢曹俊爲整軍全壘羣心復堅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自元和以來藩鎮如楊惠琳劉闢李錡吳元濟李師道皆相繼伏誅而田興韓洪王承宗輩亦爭劉悟以歸有司天下可謂略平然餘孽不能盡去故穆宗之世朱克融王廷湊之徒相擬爲亂使河北之地復淪盜淵夫唐之所以憂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田承嗣傳云承嗣兵敗乃与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碩備行間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觀此則將帥之養寇自封可以槩見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焉喙螻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代汝

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杜黃裳傳云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獨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秦人之法有軍功者得以率受爵能得者甲首五〻首使得隸役五家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者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

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祭統云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又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發公室者出賜物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

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吾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以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

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行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

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若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

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惑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

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不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趙岐云餂取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

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進論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史記世家去齊使者說越王曰臣聞之圖王不成其敝可以霸然而不霸王道失也嗚呼使齊威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士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

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淮南子云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左傳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敗績於泓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以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國語云吳師沉潰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越〻王弗忍欲許之范蠡曰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可乎王姑勿許王孫雒復請之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高紀云項羽与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遂追羽此二人者以為

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史記樂毅傳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惠王遂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二畏誅遂西降趙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三晉趙魏韓也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

王之強暴樂毅傳云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西摧三晉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與誰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以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以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史記李斯傳云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遂辭於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

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見非十二子篇）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見性惡篇）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

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前漢刑法志去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惟孫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鞅著書五卷号商子非著書二十卷號韓非子大抵皆刑名之說也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

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愚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愚不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恠子房傳云良嘗閒從容步游邳上圯下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迺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老去里所後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恠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後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後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須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爲王者師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大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然亦

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
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
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
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
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
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
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矣本傳云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
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
出於荊軻聶政之計荊軻嘗刺秦始皇聶政嘗刺韓相俠累皆見史記刺客傳以僥

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怨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國語云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至以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傳云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旦夕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是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本傳賛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檀弓云昔者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

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
文帝紀云代王至渭橋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
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
灌嬰傳云呂祿等欲爲乱齊哀王聞之舉兵西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榮陽乃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帰嬰自榮陽還与絳侯陳平共立文帝
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
賈誼傳云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
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

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本傳云文帝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誼為梁王傅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載記太苻堅一見猛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宗戚旧臣皆害其寵沈騰席宝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護軍宝白衣領長史尒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彼

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進論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也天下治平無

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晁錯傳云錯建言宜削諸侯景帝听之吳楚七国俱反以誅錯為名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本傳云上与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

兵而居守身立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本傳云上問袁盎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国復其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廼斬錯於東市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

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季之士以至於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此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霍光傳云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

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本傳贊云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捐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仲達名懿魏明帝疾革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遂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齊王即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錄尚書事及平公孫文懿恣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三族既而竟遷魏鼎是以一時之功易万世之患也事見晉史宣帝紀〕天下亦有忠臣義士可託以生死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

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左傳僖公九年云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問之對曰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此所謂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国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節氣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居於廊廟之上以掃

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盖人主而貴寵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原性云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爲多焉嗟夫是未知所謂性者而

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如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原性曰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

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

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原性云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原性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

異愈之説以謂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之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操擒呂布平兗州遂迎漢獻帝迁都于許南收荊豫操破袁紹而河北平降劉琮而荊州下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刼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

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用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蜀志先主傳云劉表卒子琮代立先主過襄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先是璋聞曹公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從事張松說璋迎先主以討魯璋從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遂資給先主使討張魯明年先主還兵南向所在皆克諸葛亮張飛等俟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建安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事見先主及劉璋傳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迁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

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即魏

文帝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

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植即丕之弟袁紹死二子譚尚爭立遂卒兵相攻以至滅亡丕与植素相猜忌故操欲其以譚尚兄弟爲戒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

能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

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

所以滅項籍也高祖用陳平謀捐金數十万斤使間號楚之君臣項籍果大疑亞父范增二疣去播果爲崇所成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

能奪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

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

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温以爲孔明

承戚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

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唐文粹呂溫諸葛武侯廟記去當漢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憑戚龍造符命衍之以威勤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旧德与世衰遠威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出振絶緒論之不以本痞之不以忠痍人思崇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吾也匪私刘宗推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害汝乎吾除之俾匿魏偪從之民發譴戚勃盐後經武觀置長驅義声戚洛不足定矣奈村當至公之遲而強人以私此尤力爭彼末心服勸而棄撥不亦宜哉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諫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鬭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

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其距楊墨佛老甚嚴愈上宰相書自謂楊墨釋老之斈无所入於其心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

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於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無不在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

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礼樂以爲仁義礼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老子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